可齋雜藁

司馬溫公集卷三十

宋 李 曾伯 撰

奏言先帝在位十九年文十五萬五千五百言臣愚不
[illegible]

一月空日樞密院劄子

恭奉玉音邊事未息武
利昔种世衡守青澗城
每事平居暇日教民習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在可以推行令本司遵照上件指揮講明區畫倣种世衡之法詳議激厲仍須行以不擾不調遣不科抑各令自衛鄉井弓弩箭隻聽其自便所有邊江邊淮縣鎮鄉井勸諭鄉豪令各任責區處劄付本司關牒施行本司遵稟指揮除已于正月二十一日備劄各郡遵照施行去訖續于二月初二日再準樞密院正月空日指揮節文大意欲令沿江邊淮之人習弧矢之利各護鄉井不調遣不科抑弱者貧者不必強之其強壯者不可幸免

自郡城之外縣鎮鄉村却在州郡勸諭鄉豪給以文牒各令任責習射內沿江州郡所管屬縣去江面太遠者不必施行其置弓矢或角弓或木弩或手弩各從其便專在太守留意講明行之有方使事集而民不以為擾誰不樂從所有激厲旌奬之方却在推行青澗城之法條具以申劄付本司遵照已劄事理疾速措置講明不得視為常行劄到限一日具遵稟申本司除已恭稟指揮于二月初四日回申樞密院仍遍劄諸郡催促施行

外又于二月二十日再準樞密院檢會前項指揮照得自劄下雖間有申到遵稟尚未見條具合行事件再議劄付本司遵照已降指揮疾速條具申樞密院本司除已于二月二十二日恭奉指揮又行遍劄諸郡催促條具遵稟回申外今來截日緣未見諸州申到所合恭奉廟謨先自本司講畫推行條陳于後

一弧矢之利邊民之所當習而況荆楚素多奇才勁客方當用武之際誰無赴功之心今者恭聞聖上垂意

憂邊教民習射必知踴躍以思奮本司今當鏤榜徧
行曉諭俾令生業之暇相與從事于此異時推行之
久閑習之精在城者足助守于城壁在鄉者可自衛
于鄉井其于邊防委非小補所有鏤榜務要邊民通
知上意辭不容繁謹以一本繳奏伏乞睿照
一恭誦玉音以种世衡守青澗城日有教射之法令倣
以行臣謹考世衡初在青澗迫近敵境教吏民習射
雖僧道婦人亦習以銀為的中者輒與之以至爭徑

役者以射中則優有過失者以射中則釋由是人人能射繼而世衛守環以教土人以守夏戎不敢動真良法也本司未奉指揮之前自前政以來至臣任內日設銀的于武觀教場聽軍民吏士從便自射中的者與之行之累歲不廢此正倣青澗之規也今益當推廣是意以勸誘能射之人添設射垛銀的于本軍教場止許百姓習射如優役免過之事亦當與官屬將校商確隨事區處併當徧劄諸州講明施行矣

一伏讀宻劄指揮既令行以不擾不調遣不科抑止為自衛之計又令貧弱者不必強彊壯者不可免弓弩箭隻則從其便而自用與夫責勸諭于州郡給文帖于鄉豪凡是數條概已講明詳而區畫盡矣臣敢不遵奉以此意諭之民間以此法責之郡守鄉豪有能勸率者當假以名目勉以事功士民有精于材藝者當隨其藝能給以賞槁當推行自江陵始所部州郡嗣當一體施行

一江陵舊來士人習射則有弓會民間習射則有義士義士中間久廢弓會至今猶存月季按試春秋教閱率有添給有犒賞今恭奉朝廷訓習之意當益告諭弓會諸生精加留意檢舉義士元籍更當施行已先劄江陵府日下措置照舊來體例委官提督其餘諸州倣條具到區處

一照得鄂州制置分司亦有士人弓會係前制帥孟珙任內曾申朝廷將京湖向來殘破去處中補士人倣

軍伍之法分為左右部名曰育才弓會每月一次捐賞習射立為定額三百二十三人于義捉崇信等軍逃亡人內刷填名次後來又改撥付虎翼諸軍封放見係荆鄂都統制提督因循歲久頗聞名籍雖存往往藝不精而廩徒耗今來併合申嚴曉諭已劄令鄂州分司逐月校試別立賞格以示激觀其屢射不中者落籍以射中者充補

一京湖所部諸州恭奉指揮本司已屢次催趣條具俟

其申到事理容本司逐一更加斟酌擇其說之有便于民有益于邊防者又當從而報行併俟類聚奏聞

回奏置遊擊軍創方田指揮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進樞密院當月空日劄子恭奉御筆指揮本司除已先具遵稟回申樞密院外今開具下項

一恭奉御筆近聞敵騎之來往往儲糗糧立寨柵以為

因利乘便之計守臣邊將方欲嬰城退守則有老

師費財之患方欲開關接戰又有兵連禍結之憂
今朕欲于兩淮沿江令各立一項遊擊軍以備不
時調遣設有緩急隨宜應援使大軍持重偏師擣
虛此正李廣縱部曲逐水草號飛將軍之遺意也
此項所準御筆指揮臣竊惟置遊擊以備應援此實
今日禦戎之長策聖謨遠慮及此三邊豈勝幸甚所
有江淮間近事臣不能盡知但聞江上連年招募策
應精銳諸運比之臣守維揚以前兵籍已增此在各

閩自能條具臣職在京湖夷攻兵籍則端平以前未暇遠論只以嘉熙間兵額猶及十三萬人自淳祐初揀汰之後惟以九萬為額今總所見幣口券已是溢數十數年間京湖邊面不過只守江陵一城及上流江面餘多寓治頃自前年城郢去年城襄樊又如成武當成漢東之類未免以向來一塊兵力釐而分之此表實裏虛中外之所以交懼也襄樊兵屯之事臣方將別具條畫外所置遊擊一軍使之張耀聲勢上

下應接其視倉卒請援調師千里之外先事而具與緩而不及者大不侔此委目前所當亟作區處者但以總所管認熟券制司管認生券歲有成額受給之官猶且凜凜有乏興之憂今若創置一軍須用朝廷令項科撥錢糧如淮東忠義制勇軍淮西義士軍之類乃可竊見鄂州節制司見行陳乞添招水軍三千人正未有闕額可補臣竊思襄樊既復將來勢用移屯內地之軍以實邊壘其在內地却必用增益兵力

以補不及節制司三千之招未為多也臣愚欲望聖慈宣諭大臣且從鄂州節制司之請今日下措置招募強壯五千人效金陵遊擊軍例立為遊擊水軍科降身子錢每名且以十八界京交四十貫為率軍裝在外發下鄂州節制司措置招募每人日支券錢三百米二升半計算每歲合科米四萬五千石錢五十四萬貫徑自科撥付鄂州節制司任責管餉專一充作遊擊應援調用不許調入邊城守禦庶幾上荆下

鄂氣勢聯絡緩急足以制敵非特小補
一恭奉御筆又聞邊疆之外皆平原曠野敵騎奔突邊
臣每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患今朕欲令極邊州郡
開浚水道去城百里之間三里一溝五里一洫使
敵騎不得長驅而入邊民亦可為耕鑿之計此正
古者立方田開溝澮以限戎馬之遺意也邊防二
事久注朕懷茲與卿等共籌之條上便宜以寬憂
顧故茲劄示想宜知悉

此項所準御筆指揮臣竊惟濠溝洫以遏敵騎此實
今日制敵之一策聖訓丁寧俯及邊臣所當奉行臣
所職京湖竊觀部內形勢有依山以為險有阻水以
為固江湖漲潦未涸則武騎無所用其長亦有山隘
險扼馬不可以並馳者此等去處邊民隨地設險措
置寨柵無事則散而耕種有警則自為保守往往雖
不籍此亦可其如襄棗至郢荆如安復至漢陽無山
無江湖去處平田曠野茅葦彌望敵騎東西飄忽去

來如風雨若倣方田之制遵行溝洫之規以護農耕以限邊界此誠不可不作措置者但京湖自端平以來邊民流散十年生聚氣力未還往年制司不許農民遠出撥邊盡拘諸瀕江之屯又幸值連歲敵不入邊三時不害諸屯僅見功效數年以來因措置江北經理邊民襁負復業散入諸山寨水溢等處隨其地之所有以自食生理可想官司欲行結集勢如圍沙稍急迫之即且奔竄今若以此事資耕農措置恐無

以用其力約用物斛十四萬三千餘石錢以十八界
交二十八萬五千計目前僅能了畢四十二萬餘工
勞民費財役未及半而倉廩竭春水生矣凜然方懼
堤岸之未濟而從事溝洫委是力所未及今只得遍
牒沿邊諸州郡本司諸軍屯令遵照宼謨一面條陳
方畧各就耕種之所隨事力之多寡為規模之廣狹
任責頭目竭力措置由近以及遠先易而後難各合
開到溝洫繪圖具申如此行之加以歲月必享其利

某妄一縷庸誤應煩使恩榮已極分量已盈載思昔者
先父某艱難效官劬勞鞠子素嚴教忠之訓每授從政
之規某今更兩鎮之除忝八座之列退而自揣曷克臻
茲有如先臣粤由初筮即以征官而在安陸力贊守將
而當金圍以弱卒數千人捍孤城百八日一時之士宣
勞獨多而口不言功賞無異衆制臣嘗採衆論聞之中
朝屬當講解之初僅升名次而止爾後荆淮涉歷州縣
驅馳多在倥傯之衝備嘗險阻之事嘉定末年受任餉

蜀時連政每以匱乏告不啻歲科一千萬之有奇先父始以打算行繼而減作七百萬以為率五年于役一賦弗加其視前官不但費省至于去替又以羨聞平生姓名不玷簡牘雖在歸里之後常懷報國之心微臣不天無祿即世官不過元士位僅至亞卿賴漏泉之恩疊加意結草之知未泯顧某何者乃位過之今者羅賞一官用是未敢祇拜雖回授止許及于後嗣而愚意擬用答于前人迫于褒義之私為是草茅之請惟恐舊無典故

不敢上瀆聖明伏望朝廷軫念眞忱特賜敷奏將上件轉行一官恩命特與于先父某見贈宣奉大夫上加贈一官非特有以廣聖朝孝治之澤而某一日溘先朝露亦有以見先父于地下實維莫大之賜

申密院照戎司兵額

準淳祐十二年二月空日樞密院劄子節文云云本所照得當來紹興置總係以湖廣江西京西六路之賦專一餉江鄂荆襄四大屯之正軍沿邊戍守皆係都統司

分任秋冬則增調春夏則減撤總所不過止是給餉四大屯軍馬自開禧嘉定以來軍政日壞各路有制閫各州有節制往往侵奪諸戍司權柄勑招軍分理填闕額四萬七百五十八人却緣本所通融調度以此各處之新軍日添戍司之舊軍日減積而至于今日沿江諸戍司遂致倒壞蓋不獨鄂州都統司一處也今淮窓劄所坐鄂司舊額四萬六千一百二十人比今來見管五千三百六十二人委若是有闕額目今見餉江鄂荆襄潭

黃等處二十八屯共管官軍一十二萬一百八十五人每有逃亡揀汰隨即招刺填補比之司存紹興舊管兵額八萬四千人今殆增及四萬人司存每年調度拘攏諸州綱解仰給朝廷科降率是將經常創增衮同收支僅免缺乏向來朱總領任內司存所以倒敗不可為者祇緣困于制司并諸州添創軍分之多自賈總領到任以來準淳祐元年五月三十日指揮立定軍額不許從招又生券撥隸制司之後以此司存得以遵守規模至

于今日朝廷今來考核軍數若只以鄂州都統一司見管之兵則比之舊籍委有前項缺額不獨鄂州都統司如江州都統司荆鄂副都統司亦皆有缺額不獨荆鄂江州副都統司有缺額如鎮江建康池州都統司馬軍司亦皆有缺額若通融總所見今調度人數比算則不獨湖廣總所無缺額其兩淮總所亦恐如湖廣也若使戍司果有四萬人缺額為制司者為戍司者惟恐兵之不多無以供調用安肯聽其虛額哉所準前項指揮今

契勘在前

淮閫申夏皐知泗州鮑義依舊總管公劄

某不避斧誅輒有申稟上干鈞聽某竊見朝廷見令城泗委任責成非守臣當才不可見任人總管鮑義昨既與提督二役官李璨意見不合俱以檄留本司見係前環衛官夏皐時暫兼權已申朝廷去訖今皐自攝郡甫及月餘布置工役具有條具東城北面濠河工力最多今其開淺將已過半約後月初可畢其如幫閪戰道加

厚城身燒變磚灰斫運木植規摹為之一新衆謂以臯治泗假之歲月必可成一堅壘但任此大役尚為攝官臯雖不憚其勞事權未正安有固志兼鮑義赴司已難復回若不速與區處慮有觀望況臯久在東淮遇敵敢前臨財不苟軍士樂以為用時革翕然共推俾乘一陣正不為過所有鮑義自歸順以來久效力于邊亟兩年樂敵有勞去官無過但以修浚工役非其所長其人見為淮東總管招信駐劄今若以本官職改令揚州駐劄

它時別聽邊郡任使亦其所便區區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將夏臬差知泗州節制本州屯駐軍馬鮑義特改揚州駐劄依舊淮東副總管給降各人付身下本司給付庶幾臬知竭力于役義亦安心厥官其于邊防實非小補某見屯祠請本不敢僭越迫于邊計不容緘默伏乞鈞慈速賜指揮施行

荊閫申朝省乞休致公劄

某比者再具奏申乞令休致七月二日恭準省劄六月

十四日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仰承君命俯揆臣衷顧惟蹤跡之孤材畧之短識慮之闇疾疢之優事力之乏不易支時論之及間可駭自當知止何但見幾其如天聽之未俞不容日力之坐玩綢繆未兩倏忽已秋倘其委斯責而去之將謂遺其艱于來者是知身計非為國謀謹當盡力邊鄙之驅馳聽命廟堂之進退惟是某此心已動其跡愈危終願謝事以歸實非飾情之語伏望鈞慈特賜敷奏疇咨文武之望預為

藩閫之儲俟某纔畢秋防許全晚節實拜隆天厚地之賜

回巫相邊事公劄

某五月二十七日伏拜鈞翰之賜恭承疇咨邊議指授廟謨不鄙菲對之微俾陳管蠡之見猗歟盛哉此古大臣之憂邊思職集思廣忠也當丙魏同心光佐中興必得後將軍金城之畧乃可以復明問某愚昧不足以進于是然白劄所議動關邊防事宜某謹不敢輕肆胸臆

應以文具訪之將校賢之實察有以虛實利害言則謂備東而擾西敵未必不用王朴教世宗之謀攻南而備北我不可不用亞夫應吳楚之法以緩急先後言則謂心腹固當慮而頭目不可以不捍堂奧固當備而藩籬不可以太疎有謂攻守無常勢虛實無定形各舂之蘄黃敵固攻吾之所不守今冬之寒樊吾可不守敵之所不及敵自嘉熙攻黃能十餘年不近城壁不掠山寨以虛我之實而吾前年城郢去年城襄僅一二年顧恃其

不來而未免實我之虛取之必爭固以預料此敵之未遂入正吾之所深慮也有謂强敵用兵野無所掠彼則不來兵少于我彼則不戰日者黃州非特以虛致敵正患以實誨盜今則已來者未必復至未至者勢必一來又有謂三邊利害蜀守關險淮守城池惟荆兼江面邊面以邊面則新復二三城戍力疲于驟分以江面則上下二千餘里責重于他處今欲以淳祐後之兵力乃漸當端平前之邊面向者朝廷以荆力而助江淮之守今

者朝廷豈不以江淮之力而助荆之守乎又有謂天下事變見于目睫之前者易治伏于意料之外者難知朝廷去年慮襄樊今年慮蘄黄是固切矣若以天下大勢言則三邊日與敵接何地非戍馬所可入處其憂又不但襄樊蘄黄而止也以京湖形勢言襄樊之外均郢安復俱在極邊寓治無形險之可依新復則氣力之未壯當憂也辰沅靖澧密接諸蠻施黔幹腹之可通思播離落之難恃當憂也以江陵形勢言則數十堡之星分百

里洲之冬涸沙市之扼吾吭夔峽之拊吾背當憂也舉是數條然則邊境之當備者又豈一隅而止哉恭惟廟堂聚會精神圖回畫畧既以江面之事為至急又以邊面之備不可疎將摘成則恐敵乘吾虛將旋招則憂廩莫吾繼將藉民丁以取兵力又恐倉卒之難集此鈞慮之不能已鈞問之所以及也如有廣覽兼聽朝廷正將為公天下之圖并智合謀邊臣不當私一道而慮凡戍兵之當復也舟師之當調也某亦既疊疊有請于朝矣

茲不敢贅及區區僭有一得之獻則聞吳人言有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上下凡五千七百里如人六尺之軀其間護風寒不過數處蓋地有所不必備亦在上之人審其緩急之宜而用之耳近世邊外用兵如敵之下諸國大概能用分合之長如金之守黃河則無益于成敗之計倣其得而鑒其失此正吾國所當講明者白劄譬三邊如一大棊局某敢以此對昔人以奕喻治國其言曰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

置者何奕之舉着是也有如局面之相持勝負固在于全勢然有舉子一二布置得宜而滿枰卒賴之者此必有定着有慮着有活着而後能是當如珠走盤固不可膠柱鼓瑟也今日三邊布置畫地而守定着也視敵所向以兵而往應着也至于活着則兼奇正之用出定應之中當使之可遠可近可守可攻可進可止惟吾意之所向不為敵之所移猶儒家所謂活潑潑地者此則豈非廟堂心術經綸中事乎伏覩朝廷近措置遊擊一軍

將欲駐之沿江上下流以備聲援大哉聖謨此活着也不特長江可用之長淮亦可用之某昔在淮埧建議乞駐招司于濠此意也去年敵未犯邊乞命大將提重兵駐江鄂之間亦此意也蕃長于騎漢長于舟以我所長制彼所短此策果行敵窺城則援城敵飲江則保江淮警則備淮荆急則備荆彼縱東西而驟突我足上下而應接風帆千里出沒如神幅紙命之刻期可集朝廷可以高枕臥矣然私謂權宜之抽摘不若創置之招募蓋

同是一券食也撤彼虛此未見其增強招新刷舊不妨于徐補朝廷倘紓一時之計固亦何惜萬人之資嘗畧計之特用新楮二百萬一歲之廩給有餘裕矣此國計也邊臣不當出位僭及以犯不韙伏望矜其愚而赦之不勝幸甚某聞命旬日備釐思惟勉酬隆施愧乏長策

可齋雜藁卷二十

月之易逝彼倉庚兮春闈及啼鴂兮夏至曾為日之幾何而此物者至矣乃因人情載想物意其來也豈從龍荒朔漠之墟將自狼居姑衍之地過西域之後門亦尚記于漢壘歷長安之銅駝抑曾飲于渭水麥兮芃芃兮如何黍離離兮奚似諒山河之無恙今風景之不異爾能為予而一鳴予亦將有以告乎爾久之有聲從天而來如怨如訴如悲如哀物若是以有情人胡為而忘懷雖至于無可奈何者已是得不為之長太息也哉于是乃

告之曰伊蜀山之千重去吳天之萬里巫峽高入于雲端岷峨深在于雪際恐矰弋之過憂非羽翼之得計吾聞晚煙蒼梧夜月青草洞庭橘柚之鄉松江蘋蓼之島厥有稻粱亦有蘆葦爾不彼去胡過于此又聞暮雨滕閣西風楚樓鸚鵡黃鶴之境鳳凰白鷺之洲可以回翔可以棲止爾不彼去胡久于是爾其有中原之信音又胡不詣上林而報天子于時桂影沉夜桐聲響秋既感物之可感又憂人之所憂其有窮征絕塞遠戍它州念

百戰之已老苦數奇之不侯如李廣班超之徒聞此之聲安得不髮怒而眉愁其有繾綣河梁投老遐陬思故國之越吟作他鄉之楚囚如李陵蘇武之徒聞此之聲安得不涕雪而淚流或有遭時擯斥與世沉浮逐汨羅之漁父盟江上之沙鷗如屈平賈誼之徒聞此之聲安得不含憤而懷羞或有隨牒千里寄情一邱動萬艫之佳興賦松菊之西疇如淵明季鷹之徒聞此之聲又安得不神往而形留或有螢雪案前風雨床頭警擊楫以

自勵痛枕戈之未酬如劉琨祖逖之徒聞此之聲又安得不命駕而時尤又有閨房蕩子江湖遠遊倚日暮之修竹望天際之歸舟如瀟湘溢浦之婦聞此之聲又鮮不寓心于伉儷托興于綢繆或又有月冷金殿霜淒錦衾裘恨弊履之已弃悲紈扇之不收如長門卓郡之人聞此之聲又鮮不寄言于賦詠屬意于悲謳凡若人兮此心何求是亦猶聞烏而唾聞鵲而喜聞笋規而思歸聞隣雞而思起非無故而偶然蓋不能以自已而況于斯

云胡不以然則衡陽以北代地以南千萬人之心不同又豈一人之心可擬是盍不玩羲經之漸陸兮思出處之大義詠周雅之集澤兮味還定之深旨或訝其所聞者一而所思者殊則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嚴桂賦

厥初二儀肇分五德始備散為萬象鍾作庶類有其偏者則粗具其體者必異惟秋之德在金若月之精以水土得之而儲英木受之而孕美稟四氣之相生出千林

而曰桂由是常娥氏為之胚胎簉收氏為之發育根蟾宮之窟穴種鷲峰之岩谷青蔥乎碧玉之樹髣髴乎黃金之粟犀之靈不足以比其質麝之馥不足以喻其郁其標格以屑屑乎造物其風味何飄飄而軼俗于時羊角拂軒兎影照屋挹有餘馨株不盈掬如廉吏之遺芬類文人之賸馥若乃露葉垂珠雨枝滴玉一塵不侵孤標自鬱若盛德之不緇似幽人之新沐是蓋得剛方勁直之所賦而為清修明潔之所毓者也然而不競于東

皇艷陽之日不出于南薰微凉之時及梧井之墜黃與楓林之染脂然後碎瓊瑰之屑縱琅玕之枝是豈司花之神悅于兑故不出于震而見于離乎乃有根然其羞凄兮其悲拱乎側而欲訴恍兮名之不知或號桃紅或稱李白立影零中作憔悴色有人于此以花喻之是蓋負時而慕榮時已去而事違者也或名姚黃或氏魏紫當垂盡時若無聊意有人于此以花喻之是蓋以色而事人色已落而寵衰者也又有自比妃子切慕何郎一

遇擯斥不堪淒涼有人于此以花喻之是又前日之以富貴而驕人此時之志滿意喪而是非者也故于是大悟此花之生雖晚非遲也時也雖小非卑也分也客有課花譜者不許之第一豈在第二耶已矣乎花未萌兮暑正酷花已芳兮天始肅何以遠交兮永谷傲寒之梅何以引類兮霜籬香晚之菊夫豈特此花而已哉物固有榮枯而遲速我欲乘仙槎兮訪靈根安得紫皇兮迎我以黃鵠

避暑賦 丁亥閏五

淵獻編年雜寘紀律當梧葉之十三餘萱莢之六七庚金始明離火正棘于時雲盖張空日馭鑠石猶酷吏之堪畏類權門之可炙復以暑雨積潤温風致濕動小民之怨咨起庶人之鬱邑遂使都會達于閭閻嘆燠若以暘若皆炎如而焚如喘形乎宰相之牛躁見乎丈人之烏重以小寇之攻兮營營乎肆其擾細人之蠅兮紛紛乎為之驅凡厥俯仰之内俱無賢愚之殊雖碧紗兮為

之呵禦白羽兮為之吹噓晏予爽塏之宅不卑高明之居蓋未有不受乎陰陽之炭而獲出乎造化之爐者也是日客有屋不檯頭室僅容膝新浴而振靈均之衣當暑而衫尼父之綌陳以珍盤佐以簟實然而背與汗以相浹纓雖泉而莫滌雖袁紹之酒未遑飲而方朔之肉不暇食遠懷乎高山流水之勝近想乎修竹茂林之僻環視六合神遊八極卑驪山之仙遊陋摩詰之舊跡颺無扇金景已含壁顧無地之可避姑惟意之是適于是

舉羲扇披楚襟枉西爽之笏撫南薰之琴枕桃笙而高卧倚胡床而長吟已而月明星稀籟靜機沉虛室生白玄關不扃頓覺耳洗巢父之水不待面障元規之塵逡巡而肺腑之疾去逶迤而毛髮之寒生悅兮如駕黃鵠而訪河漢忽兮如跨青鸞而上蓬瀛殆莫如其為朝市不避風雨之吏而其或為山林不知寒暑之人也耶心既休夜漸永幡然而作若有所警乃思天地兩間寒暑二證以四序之推遷猶兆人之告病而況中宇宙而立

司民物之柄與其處唐帝之風殿兮人間苦乎炎熱孰若罷漢文之露臺兮海內庶乎清淨彼二老之避海濱兮得不以其炮烙之刑四皓之避商山兮又焉非以其弃灰之令倘不思有司之酷于暑兮毋乃使元元之不堪命已矣哉兎没兮烏升燕去兮鴻賓毋炎上其性兮毋熱中其情存乎我之夜氣兮聽夫物之秋聲彼赤熾之欝欝兮亦欲東耳天固將起凉風于青蘋

記

重建岳陽樓記

洞庭天下之勝岳陽樓又擅洞庭之勝慶歷記盡之矣後有作者未易加一辭歲嘉熙丁酉某守是邦每公餘登眺令人浮漚溟渤部婁大塊緬懷唐開元而後李杜張孟諸賢更賦迭詠不可勝數至我朝文正范公愷悌以天下為憂樂斯文一出斯樓之偉觀增重去之今二百載星回物轉而江濤衮衮與公風烈蓋巍然俱存也後十有四禩某以牧荆道過亟之訪徙倚殆山川不可

復識乃知昔之棟宇中已灰燼今樓非故樓矣愴然為之感慨越明年九月郡侯浚儀趙汝歸書來以圖則危闌傑觀葺廢址而新之君山本來面目欣然如對且屬為之記某俛仰疇昔雖不能忘情于此率爾筆受多見不知量顧又事有因革地勢無今古世之出新奇之見者每至越故常安簡陋者又憚于改作此天下之事不能盡如人意十八九非有英偉磊落之士心眼軒豁起古意於寂寥舒世慮之菀勃將視此等傳舍耳豈屑寘

念哉余于是知侯之心足以經營四方不但一樓而止侯帝室之胄所至有治行及是樓與政俱成會上命之以提點本路刑獄仍郡組重湖波臣川后方盡聽彈壓匪是疇克稱余雖未獲從侯凭高舉酒挹勝概于几席意岳之人士將復見慶歷氣象已于斯樓占之庸紀歲月云樓之盈若干工暨費若干抑末爾不書淳祐辛亥良月覃懷李某記

重建仲宣樓記

淳祐十年春制置使天台賈公似道屏華底功竣浚築事步城之巽偶有址屹然因金湯之餘力益新甃規重屋即昔之仲宣樓也夏六月公易鎮全淮尊懷李某繼之如前畫越半暮告成臘月二十有五日爰集賓校置酒而落之高甍承霓飛簷跨虛縝綴輪遞雉堞環拱名甚乎凌巫峽之十二宕蕩乎吞雲夢之八九美哉斯樓之壯固荆州之奇觀也酒邊相與徙倚平燕鱗次列堡基布湖襟江帶鷗雁上下吳檣蜀艦幢幢去來問之

山川蒼莽之外秦函宛洛雖遐想所未到裴回周覽東則瑜盖諸人指麾烟舸走老瞞于烏林道也南則汀蘭渚芷古離騷之國飛鳶跕跕墮水馬文淵征九溪蠻處也西連夔渝北控峴萬玄德孔明崎嶇斗絶徒以白衣觴艫之耻遺恨無極而叔子元凱儼如無恙陵谷變而草木腐慨然令人墮淚也俯仰千載盡在一日滔滔此水逝者如斯何可勝數據古以驗今毋玩適毋忘遠于斯樓之作不為無助也樓本臨沮漳仲宣側翅依人遭

時多難能不動懷土之想豈信美非美歟使仲宣游于斯息于斯潛沱江漢風晏波澄人民城郭槃槃都會東山小魯寧復羈思余嘗謂越吟數語亦猶晉人新亭悵望作楚囚泣意仲宣有志于王室者景升不武君子悲之後之來者據牀領客舉扇麾軍運邊籌而郤敵騎春容整暇境會心融悠悠我思猶今視昔客有湖海之豪又將卧仲宣于百尺樓下按江陵志扁名昉于祥符復于紹興今既毀再葺能不與齊雲栖霞俱圮而獨存此

則仲宣之賦之力也賈公與余二祖嘗接踵參荆州幕踰五十年兩孫復相繼來帥且荆揚更迭余又實生是邦若作梓材惟其塗丹雘云庸併識之董斯役者都統制渤海高達也

可齋雜藁卷二十一

可齋雜藁卷二十二　宋　李曾伯　撰

樂語

天基節靜江祝聖

春王正月承建隆啟運之期天子萬年應淳祐重熙之旦慶流虹渚光紹龜圖極下土以葵傾仰南山而栢悅恭惟陛下與天不息如日方中通變使宜合乾元之用九蹄時底乂應泰運之登三珠星壁月軌順暉重桂海

永天波澄氛息先庚改歲載霞紀辰萬國歡謠播作河清之曲八荒壽域舉同嵩嶽之呼堯莫對五葉之開周鼎衍千齡之卜樂鳴嶰竹情壓宮花奉漢都護觴罄臣忠而共祝賡唐中興頌垂聖德於無窮臣某等叨綴伶工欣逢盛旦僭陳口號莫盡形容

五葉堯莫紀誕彌　慶流文祖已垂基
星明南極老人壽　春布東皇太乙時
紅入仙桃千歲實　青歸御柳萬年枝

嶺民喜見昇平象　拜手同賡天保詩

王母致語

蓬萊隔弱水遠馳六景之輿中國有聖人來祝千齡之算敢停鶴馭遥對龍墀恭惟陛下奄九有以作君奉三無而立極動容天德存自強不息之心土苴道真得久視長生之訣雖禹甸山河之外在堯仁雨露之中曰三登之太平長上古而不老臣妾喜瞻南極暫別西崑訪仙侶於棲霞慶真人之繞電蟠桃三千年結實願獻君

前楚木五百歲為春式同聖壽輒陳俚句上瀆睿聰

碧虛飛信入蓬萊　約我驂鸞伴侶來
鵲鵲祥雲射虹渚　繽繽香霧下龜臺
喜乘蓮葉經瓊海　笑指梅花薦玉杯
聖算自應天地久　蟠桃不計幾回開

對廳致語

寶歷放正紀流虹於北闕玉扈稱壽慶式燕於南邦堂開正旦之華臺共登春之樂恭惟某官青油元帥紫綮

舊臣恩覃五嶺之農桑喜動萬家之桃李梅邊問戍基
親夜觀之燈明花底趨朝袖有御爐之煙在某官輟班
漢殿攬轡周原究心未雪之冤草扉盡綠軫念殷雷之
腹栗庾散紅一清煙瘴之氛共際風雲之會以至緹屏
蓉幙鱗集紳緌藻泮柳營蟬聯劍佩對此棲霞之勝地
同然湛露之濃恩帽簷錦簇於宮花庭曲金鏗於歌筵
為玉簪作青帶相輝臺府之翹英開黃道拜紫宸將共
殿墀之舞蹈某等可無俚語少助歡顏

相對封人共祝堯　玉觴激灩酒浮椒
千山佳氣供紅旆　一道仁聲賴翠軺
南極仰祈天上壽　東風不隔海濱遙
恩濃湛露何為報　勉屬清忠答聖朝

代益昌憲運兩司宴制帥

九重分蜀道之弓疇咨紫橐十乘受齊封之履未建碧油旌旗鼓角之精明禮樂詩書之雅重式開大幕爰秩初筵恭惟某官城南帝杜之家聲陝右韓范之人物紅

夢舊遊溢浦地偕旗軾之雙清朱簾半捲揚州人看絲綸之四美枕戈勳業擊楫事功上方推轂而命當時公迺舉鞭而問諸葛不鄙劍北一隅之地要扶殿西半壁之天戶庭數日之間甫傳羽檄山河萬里之外已壯金湯關中之父老爭歡塞上之敵人即潰岷峨之深雪裏草木頓春吳峰之暮雲邊鹽梅未晚某官偶焉弭節幸甚依仁或幙中之燕方新或屋上之烏已舊趁得壯丹時候賸歌楊柳春風盡環瓊苑之十眉無惜玉山之一

醉金罍我姑酌彼坐觀樽俎之折衝袞衣公且歸兮應
待昌黎之成績少陳韻語上佐清歡

春風旗鼓擁元戎　萬馬方嘶一洗空
不憚八千來劍北　始知十二小齊東
將扶灞上真人業　未說隆中宰相功
整頓乾坤談笑事　歸來置酒未央宮

代蜀總過沔宴制帥

十乘元戎談笑下西夷之檄一介行李馳驅來北道之

車錢穀姑無問於廟堂軍旅政不妨於俎豆輒忘旅舍
載秩賓筵恭惟某官中正坤之黃裳剛明鼎之金鉉中
夜登樓乘月有制敵方孤舟橫渡無人真濟川手自曳
鴛墀之履來分虎帳之弓碧雞坊前不羨浣花之勝事
銅駝陌上每懷秀麥之深思雖當烽火之平安靡憚關
河之涉歷運於掌上敵在目前既銷唐突厥之鴟張不
料漢先零之猖獗人疑倉卒公獨從容醽酒臨江激三
軍之銳氣圖棋賭墅折千里之遐衝良由號令信而賞

罰明與夫根本強而規模定朝煩指授夕奏膚公麟閣書勳行紀五原之欵塞鸞臺命相更看一水之朝宗願促舍人裝即直政事筆而我某官久違師席來謁制垣相關四路之安危熟叙兩年之間闊效不托之做婦借衫子以拜婆桃花與歌扇俱翻楊柳共春旗一色笳鼓歸來金印如斗佇歌樂府明年之詞海棠開後燭影搖紅且盡樽前今日之醉聊陳俚語仰侑清歡

皇天祚宋啟真儒　手鑰秦關鎮蜀都

方策有之伊呂偶　規模如此漢唐無

軍聲劇剔歸帷幄　王事驅馳在粟芻

把酒東湖需捷奏　佇催公衮醉西湖

代餞蜀閫赴召

萬里金城西土釋漢闕之顧一封軺傳東山催周衮之歸方巖廊開千載之逢矧閫節並一時之命式陳燕衍祇荷龍光恭惟某官沂泗真儒莘渭王佐手袖平夷之籌策胸蟠經國之規摹自綉斧祥刑名動江淮之草木

迨油幢易帥譽播秦隴之山河一柱擎天四維盤石夜
析息銅梁之警春犂熙玉壘之耕屬邊牧之南侵肅戎
旆而北定神兵雷動屹深溝高壘之難窺敵騎星奔無
疋馬隻輪之敢近正喜佛狸之斃去更資召虎之旬宣
上念石門介胄之勞人切商川舟楫之望俾問長安之
日近何憂江面之風寒入覲介圭立登宰席某官久依
轅帳同被弓旌瞿象飛檣正春水桃花之漲吳棹輸虹
恰秋風蓴菜之時喜占眉上之黃滿引杯中之綠昔蜀

道難今蜀道易俱無愧色於主賓來雪山重去雪山輕
留得頌聲於父老輒陳韻語上贊清歡

自擁琱旂運籌　星霜四歷玉關秋
深培根本安全蜀　直用精神定遠陬
琴鶴公將離峽口　樵漁我亦訪吳頭
溪山好處俱堪飲　江路相銜醉未休

代蜀總赴召宴制帥

萬竈秋煙久賴關中之柝靜一篙春水今隨天上之舟

歸相依琴鶴之清風與有檣烏之喜色不勞判袂何惜傳盃恭惟某官文武全材詩書元帥慷慨濟時之畧春容經國之謀雅志神州小江左吳吾之志盛心王室繼隆中諸葛之規旌旗澄九縣之飈鐘鼓肅三更之月凡盤石四維之遠計皆毫釐千里之深思關隴願依力戒梁金甌之闕敵人雖擾功存漢黃石之柔既寬宵衣西顧之憂果錫晝錦東歸之命江橫鐵鎖徒勞父老之留簾捲玉鈎已切公卿之望雖欲浮雲於軒冕難淹膏雨

於隔隕某官久托李蹊矧依鄭里四載隸齊封之履一朝聯魏闕之鑣鳥倦知還雲出無心自此問北山之約燕語留人花飛送客乃共為南浦之遊此行真類於登仙時復無妨於中聖輒陳盛事姑寓鄙詞

曉來微雨過前溪　見說桃花水正肥
人送風帆還紫閣　客隨星履近黃扉
昔陪闕上青牛到　今趁遼東白鶴歸
留得春風滿全蜀　尚知楊柳賦依依

代襄閫宴新除史制卿

金掌上卿管鑰任北門之重玉關一老角巾欣東里之歸酬十年賓主之盟申百世子孫之好式陳燕衍庸講交承恭惟某官奕葉宰相之典刑四明洞天之人物草廬定計比漢南陽之武侯蘭砌收功小晉淮肥之幼度掉鞅康莊之夷坦著鞭絶徼之崎嶇茲羈絲轡之華倏報檄書之遽聽夜月城頭之柝孰振軍聲解西風局面之基悉歸國手宜陞棘列盡護榆邊新太乙之靈旗掃

千載峴山磨不朽　重添羊杜兩豐碑

揚州宴交代丘　總領

玉垣虛席屈卿月以來宣金印交盟仍使天之密接珍重子孫之契殷勤賓主之情恭惟某官東箭奇材南金雅器蜚英當世秦淮海之風流馳志中原祖豫州之人物適牙籌之多暇擁寶鉞以借留兵前之草木春閑塞下之芻糧山積釋此凝旒之夕顧榮於衣錦之晝行花對無雙少聽蕪城之歌吹樓登第一豈淹北固之江山

行趣舍人亟儀王所而我某官輒從班著來任斡方山川人物相與勸酬穀粟金湯孰為籌度趣得壯丹時候賸賡楊柳春風一笑交懽同心永好憩棠勿剪愈多芟舍之餘陰杭葦相望共記同舟之叶濟某等幸逢盛事輒貢里詞

騑騑壯駕暫臨邊　淮海東頭護玉旃
春滿四郊耕穀雨　雲屯萬竈飽炊煙
平山柳絮隨絲轡　新水桃花颺綠船

激灩一杯挼却醉　明朝有詔侍甘泉

壽城凱還宴將帥

金城獻凱解敵騎之重圍玉帳論功秩賞筵而肆設雲生勝氣雷動歡歌恭惟某官呂馬帥中興第一之人才國士無雙之聲望引戈船而競進斷鐵鎖以先驅聽鶴唳以走秦師未數字之畧乘鵝池而入蔡壘盡歸李愬之功笳鼓歸來旂常垂績某官史監軍家傳鳥鼠身屬橐鞬白羽麾軍方賦詩於馬上紅旗報捷已折履於

棋邊三軍皆敵愾之勛一士成運籌之力某官葛都統性質鷙勇氣宇驍雄奮猶直前競詫盤龍之勇登城嫚罵坐折佛狸之強某官張都統萬福威名臨淮風采據渚斷路靡令楊播之歸拔柵斫橋盡殪元英之衆某官趙都統精忠貫日勁氣橫霜擐甲臨陴孰敢攖於熊虎執訊獲醜幾欲鱠於鯨鯢連連吉語之交馳頒頒新城之無恙我某官際時艱棘應變從容列隊攢花喜見勞還之賦萬甕行酒爰修飲至之儀凡我同舟之人共為

全璧之慶某等願薦軍中之樂載陳席上之歡敢舉俚詞用誇盛事

新墉屹屹解嚴圖　十萬全師破敵回
元帥擁旌朝授策　將軍畫鼓夜銜枚
椎牛勞勩懽聲動　伐鼓傳觴哀拍催
盡道平淮勳業盛　總須圖像上雲臺

凱還又宴王宣使

玉關奏凱擁名節以詠歸油幙論交秩賓筵而飲至煩

公緩轡慰我同舟兩君終始之相依一笑宛緣之非偶
恭惟某官凌烟氣貌貫日精忠守門戶第一層有熊當
道屹金湯幾千里無馬飲江白首臨邊丹心體國敵久
畏猿臂將軍之望上每懷虎頭都護之勞指徼道之千
廬方將入覲佐元戎之十乘聊以借留要將西塞已效
之規模共補東壁未完之籬落佇清蠻闕即正殿巖我
某官平日心期共濟國事西淮平而大饗式奏戎功東
山歌而序情喜逢嘉客傾倒十年之雅好鋪張一段之

舊功少爲聽度曲於竹西行矣趣齊旌於關北龍光三錫直看金印之腰懸鯨吸千鍾莫惜玉山之醉倒甚等輒陳俚語仰贊清歡

八年一柱屹長城　此老胷中百萬兵
有造於西棠播頌　窮荒之北草知名
喧天笳鼓歸時樂　揭日旂常曠世榮
且爲平山應少駐　莫辭酩酊盡歡情

桂林宴交代董侍郎

虛席三階銀漢趣雲槎之上交符八桂玉關煩星履之臨藩垣賓主之相輝海嶠民夷之改觀式修雅好爰秩初筵恭惟某官六朝禮樂之英三晉詩書之帥力陳仁義豈蕭曹伯仲能之洞究天人信游夏師友遠矣存學力於廣大精微之地付事功於雍容整暇之中左江右湖甘棠成蔭出藩入從紫荷通班暫馬斂霖雨於商巖賴以洗瘴烟於秦嶺堂高正夏讀書消清晝之長坐對深宵箕畢樂黃庭之靜不勞經畫

自著勛庸南人見諸葛以畏威西賊聞一韓而破膽既
寬上顧宜命公歸水羅帶山碧簪小留毋遽簫玉鈎
印金鎖大拜非遥某官壯也游邊老而度嶺昔依鄰
騎鸛相望烽火之隔江今接武驂鸞喜餞衮衣之向
闕瓦礫何虞於在後鈞衡允賴於居中兩君此堂一
醉今夕摩挲桂影正當三秋沆瀣之時指點梅花應
行萬里栩蘧之夢不妨頻玉浩唱縷金某等猥綴伶
工輒陳口號

同是虛皇老從臣　海山深處細論心

金蘭誼篤新藩翰　玉筍班趨舊禁林

對月不妨延桂影　思人惟有護棠陰

公歸定是調商鬲　莫忘梅花雪片吟

桂林宴提刑

雙節觀風擁使華而西上十連作牧睽王事於南中山

川人物之精神海嶠民夷之鼓舞聿陳雅好爰秩初

筵恭惟某官抱經濟之宏才負澄清之雅望喬木故

家之文獻猗蘭奕葉之芬芳事會剸裁迎及而九牛
解功名游戲振鬣而萬馬瘖早膺楓陛之簡知久歷
筍班之步武望太微十五星之次寖邇從塗分扶風
二千石之權載宣佚度久矣乘軺之有命豈容出岫
之無心爰屈星臺用清烟瘴靡靡圜扉之草綠陳陳
倉廋之粟紅對碧玉簪聊且挹千巖之秀駕青絲轡
便當問萬里之津決有詔温不待席暖而我某官論
心惟舊握手載新何幸瀟湘故人之逢獲奉冀州

刺史之飲一年好處方當霜菊之天五嶺宜人同在
雪梅之地不妨頹玉浩唱縷金某等猥綴伶工僭陳
韻語

鷺洲鴛渚久相知　弭節開藩並此時
越俎況當交使事　舉觴何惜話心期
欣逢桂子三秋候　細和梅花萬里詩
指日驂鸞天上去　倚看接武步丹墀

桂林鹿鳴宴

桂林攷藝英才登照乘之珍華野燕賓會府餞聯鑣之駕人列一鄉之翹楚春生四座之縉紳得意雲霄增光海嶠某官楓柞楩楠之秀驊騮騄驥之奇人傑地靈有興國倫魁之芳潤風聲氣習皆淳熙師帥之陶成學窮六藝之喉衿詞擅三都之鼓吹共誇好手競壓當家非王貢之友朋則歆向之父子觀喜氣交騰於眉睫視巍科猶摘於頷髭況鵬運之程材與鸞驂而並駕銀袍珏牒彬彬楚蜀之珍紫綬青衫挺挺江湖之雋挹此帶水

簪山之佳勝同為梯雲步月之壯遊指梅嶺以問津勉旃行色訪杏園而賜宴對越恩榮經畧甫及戍仄適當鎖棘省郎付勅夢回丹地之前計吏獻書吹送青天之上提刑羽儀朝著耳目寮綱大學舉幡共仰典刑之舊都亭乘傳咸瞻禮樂之新緹屏偕蓉府類從臺幙與芹宮輝映春容雅集慫恿修程擊楫着鞭要賈聞雞之勇吹笙鼓瑟且賡鳴鹿之詩幸綴伶工偕陳口號

玉帳宏開會衆英　嶄嶄頭角露崢嶸

人才數半凌烟賛　姓氏推先月旦評

桂子風前鵬翮健　梅花雪外馬蹄輕

兩題衣鉢須爭繼　聯轡歸來畫錦榮

荆閩宴交代賈尚書

淮海揚州開鈞陶於一相江漢南紀付筦鑰於斯人藩垣兩地之迭更英傑百年之幾見式陳雅好爰秩初筵恭惟某官古社稷臣今詩書帥論思宣室方當洛陽處士之年慷慨新亭已負江左夷吾之望不由閥閱自致

功名載建碧油幢立登紫荷橐煙竈飽關中之餉雨犁勤渭土之耕傳檄北馳烏孫風動舉鞭西指白帝塵清望之如雪山氷壑之魚人隱若有金城湯池之固圍登樓作賦士推文雅之雄睹墅圖碁敵服規模之定經營十載東注九重晉書殿之奎躔屈籌帷於羊野蓋公卿多是後將軍之冊而士卒尚存先太師之衣自茲肅豹尾於雲旗掃旄頭於太極清廟貌而定鐘虡破穹廬而碎轞轅明公談笑辨之中原指撝定矣平山訪柳丁天

下之雋功公府登槐即軍中而大拜而我某官遠從桂嶺來次榆邊入汾陽之軍何有號令之精采辱子明之舉愧無意思之深長勉殫後乘之驅馳期踵前規之講畫呼鷹臺上秋風懷落帽之遊騎鶴樓頭夜月憶吹簫之夢締交盟於金石伸慶集於尊罍古者思其人愛其棠所不同心如此水某輒陳口號仰佐清歡

底事元戎輟上流　揚州勢更重荊州
要酬棠笏中原志　坐釋楓宸北顧憂

白羽一揮新玉帳　朱簾半捲舊紅樓

此行整頓乾坤了　公衮萊衣正黑頭

荆閫宴呂馬帥

金吾上將飛來八月之槎玉帳主人喜會兩星之幷共籌閫務肆設賓筵恭惟某官蓋世勳名狂天力量抱無雙之才氣居第一之戰功秉鉞臨淮見謂老熊當道分弓鎮沔隱然猛虎在山十連帥之按行三衙司之貴重波澄江漢響震關河朗吟而過洞庭姑小就仙翁之劒

出獵而遇渭水行將應尚父之璜笳鼓歸來節旄餘事
某官老猶護塞喜復同州欵曲交情十載相逢如夢綢
繆王事一言不及於私正當呼鷹臺上之秋風休憶騎
鶴樓前之夜月桂花照席蕉葉傳盃此敵在吾目中相
與更嘗熟矣兩君於斯堂上不妨談笑圖之某等獲侍
顏行輒呈口號

海風吹月近中秋　碧玉天高灝氣浮
文武對開王儉幕　主賓同上仲宣樓

基邊正要看新著　酒畔何妨話舊遊
了却經營宛洛事　入登樞揆賛帷籌

可齋雜藁卷二十二